

《远海》。

电影《熔炉》海报。  
图据片方

## 《远海》想带给读者“文字的芬芳” 《熔炉》作者孔枝泳新作温暖治愈

近几年,韩国作家的纯文学作品被越来越多地引进国内出中文版,让读者感受到了一股新鲜的文学血液,看到了耳目一新的文学风景。

### 展示给读者的是文字的芬芳

《远海》中优美生动又言之有物的文笔尤其吸引人,很多段落像一首首美丽的抒情诗。比如,书中写道,“西海是近乎淡绿色的翡翠。阳光亮闪闪地洒落在海面,看上去有几分透明。空气潮湿而炎热,却是游泳的好天气,如果投入大海,水里应该温暖得就像山斑鸠的怀抱。他和朋友们的脑袋浮在辽阔而平静的海面上,像皮球。笑声不时地反射到水面,回荡在海边。看得见大海的山坡上,她独自站在林中,那里有弯曲的松树面朝大海而立。”

在书中收录的“作家的话”中,孔枝泳讲述自己写长篇小说的孤独状态,“就像喉咙疼痛时把荷氏糖果含在嘴里渐渐溶化,将我此生的骨头渐渐溶化,变成墨水……比水面更深的地方还有很多漩涡,我把漫漫冬夜盖在身上,躲进记忆里,像盖着黑色的厚被子。小说就在此期间诞生了。”

孔枝泳还写道,自己写这部小说,“想展示给读者的是文字的芬芳。在这个被视频冲击的时代,我想呈现文字特有的气息——油炉时代木材燃烧的气息。在写作过程中,我重新找回了这种气息,我感觉很幸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实习生 祖木热提

用了很多富有哲理性的语言,通过主人公对教授与作家海明威的探讨和回忆,把小说的故事引向了更加深刻的层次,带领读者进行生命、时间、爱情等主题的思索,使人从中感悟到人生苦短,我们需要珍惜每一刻,尽力做出对自己和他人都有意义的事情。

### 作者屡获韩国文学奖项

说起孔枝泳,自然绕不开电影《熔炉》,这是很多中国影迷最熟悉的韩国电影之一,也是韩国电影中的经典佳作。这部电影的原著小说作者即为孔枝泳。

孔枝泳1963年生于韩国首尔,延世大学英语系毕业。著有《熔炉》《亲爱的女儿》等,曾创下三本书同时进入畅销榜的纪录,在韩国曾形成“孔枝泳现象”。她的作品直接、诚恳、穿透人心,擅长以敏锐的观察力描绘不合理的现实,被誉为“韩国文学的自尊心”,深受韩国读者喜爱。她曾荣膺21世纪文学奖、李箱文学奖等几乎所有韩国文学奖项。

如果小说也有季节属性的话,《远海》是一部十分适合冬天阅读的小说。与《熔炉》中严肃、沉重的话题更容易成为读者关注的焦点不同,《远海》里委婉动人、安静美好的故事,穿梭在过去与现在,指向最终的和解与救赎,读了让人感到治愈和温暖。

### 用爱情故事表达对人生的思索

近日,韩国60后实力派作家孔枝泳创作的长篇小说《远海》,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引进出版,口碑不俗。这部小说讲述了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以及时隔四十年久别重逢的故事。主人公李美好和约瑟曾是一对恋人,后来约瑟不辞而别,这段恋情终究没有迎来完满的结局,还留下了不少疑问。四十年后,李美好在网上重遇了曾经的恋人,在一次相会中,其间的故事娓娓道来,真相也徐徐展开。

在自然历史博物馆,女主角美好看到一亿五千万年前的恐龙化石,想到这

遗憾的四十年在时间的长河里不过是尘埃一粒。小说就这样在美好与初恋的相会中展开。中间穿插着父辈的爱情、教授们的初恋和作家海明威的故事。故事的最后,美好原谅了四十年前不辞而别的约瑟,也原谅了游离在时间旷野中的自己。她找到了记忆中缺失的最后一片拼图,曾经无奈分别的真相也随之揭开。四十年后,他们历尽生活的不如意,垂垂老去之时,年少的爱情还会以同样的感觉涌上心头吗?漫长岁月里坚守的执念与情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磨灭吗?

这本以爱情和时间为主题的小说,故事情节流畅自然。小说中,孔枝泳运

## 一部写给植物的情书 ——读沈苇《丝路:行走的植物》

□卢一萍

沈苇是一个对自己每一行文字都严格要求的诗人,他一直是文学的理想主义者,他严格遵循文学本身的教义——经典价值和传世的可能,所以读他的诗和由诗歌延展出来的散文——一种更平易近人、更宽泛意义上的诗歌,每一句话都蕴含着一种让人心灵颤动的效果。使你无法快速地浏览它,只能逐句品读。写作于他而言,如同恒星,其他的一切——工作、生活、爱情、阅读都是卫星,只能围绕恒星旋转和飞行。他建立起了我和读者对他作品一直以来的信任。《丝路:行走的植物》(山东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出版)亦然。

这部近300页、印制精美的精装版图书,为20种丝路植物塑像,配以植物手绘和近百幅图片,以多学科和跨文化的方式,结合田野调查、文史考证,绘其前世今生、形态特质、人文意蕴,象征意味浓郁,具有开阔的气象,为我们开启了纸上的、充满诗性与哲思的丝路文明之旅。

沈苇是“半个”新疆人,在那里生活过三十年。那个史称“西域”的辽阔地域从一开始便带给诗人巨大的震撼。这种震撼首先是一种内心的感受,从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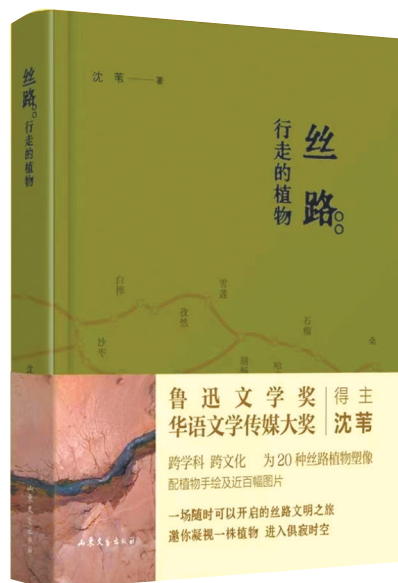
州到沙漠,从水乡到雪山,从沃野到绿洲,给予诗人的,是一个真正的“异域”,是强烈、全新的感受。他迅速接受并爱上了这个地方。他对于新疆万物有着敏锐的触角,从而能进行准确的文学表达。雄浑的境界与灵动的诗魂、粗粝的意象与细腻的情愫、富有弹性的语言与深邃的思考,有机地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沈苇文学表达的独特景观。

丝路是一条游弋、飘动的文明之路,传说与英雄壮举、艰难险阻和诗情画意俱足,地域风貌和人文景观吸引着无数的旅人。但丝路植物却鲜有人关注。有零星的诗意表达,但像沈苇这样,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书写的,在我的印象中,还是第一次。

由于诗人有对万事万物的特殊敏感,有对语言的熟练把握,其话语方式既有浓郁的诗意,又有现代感,使他能对笔下的植物作具象而铺陈的描述,将它们作为人来予以描写,赋予植物人的精神,充分展示诗人对葡萄、石榴、哈密瓜、玫瑰、杏、白杨、桑、芦苇、苜蓿这些我们所熟知——以及无花果、云杉、雪莲、沙枣、孜然、薰衣草、野苹果这些独具丝路特征,为我们所不常见植物的

爱,使我们得以通过他的笔墨,看到在丝路漫长、宏阔、雄奇地理空间里的自然之美。

沈苇之所以能对丝路植物做如此深刻的书写,是因为他曾对新疆大地有过多次漫游,这是对那片辽阔之地的“系统阅读”。他曾撰写过颇为畅销的、新疆首部自助旅行手册《新疆盛宴——亚洲腹地自助之旅》,那次壮游长达半年多时间,足迹遍及天山南北,行程2万多公里,记了20多本笔记,拍了150多个胶卷,手绘了上百幅地图。此后,他依据漫游见闻和感悟,陆续写了《新疆词典》《植物传奇》《喀什噶尔》等散文集,其《新疆词典》是其中的代表作,包含了阿曼尼莎、艾德莱斯绸、博格达、额尔齐斯河、《福乐智慧》、胡杨墓地、金桃、喀什噶尔、楼兰、馕、帕米尔、石头戈壁、丝绸之路、悬浮教堂、雪豹等111个词条,10种左右的文体。这种“博物志”式的写作完美地对应了新疆的丰盛多元。我认为,《丝路:行走的植物》是《新疆词典》的继续。语言更为丰饶,所呈现的丝路风情和诗意更为丰沛,从历史、文化的细微之处,通过植物的风貌传达了丝路精神,写出了丝绸之路的



《丝路:行走的植物》。卢一萍供图

### “精神地理”。

这部作品所书写的每一种植物,作者对它们虽已非常熟悉,但没有一种是作者凭印象或想象来完成的,他曾用在《青年文学》和《新疆经济报》同步开设“丝路植物”专栏的机会,利用两年时间,每月出门远行一次,去这些植物的主产区采访,譬如,写葡萄去吐鲁番,写石榴去和田,写无花果去阿图什,写白桦到阿尔泰,写野苹果就到伊犁、西天山……每月一次与不同植物的约会、相爱,使他对每一种植物都赋予了深情,所以,这也是一部写给丝路植物的情书。